



7

足 迹 短篇小说集

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 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

安徽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张：9 字数：180,000 印数：1—16,000

1979年6月第1版 1979年6月第1次印刷

统一书号：10102·814

定价：0.55元

目 次

足 迹	颜立才	1
补选委员的时候	魏启平	21
青春的火焰	胡家柱	52
山 花	陈文举	71
新 生	张文鹏	93
红 烛	祝兴义	127
教 训	周根苗	145
母与子	姚远牧	158
裂 痕	黄邦铎	172
山青水秀	孙 枫	190
绝 招	王海宁	208
派 饭	郭 强	223
枣爷爷	吴庆初	233
花	姚远牧	251
召 唤	董永龙 常开昌	267
柳枝儿青了	贺翠兰	275

足 迹

颜 立 才

一 春 夜

（这是一个难以入睡的夜晚）

事情来得十分突然——离职休养多年的干部沈向群，天亮就要去谈恢复工作的问题了。

他翻来复去睡不着，心口在怦怦地跳。“为什么？为什么？”一切都是反常的，连今年的春夜都不比以往。虽然，也闪烁着千家万户的灯火；虽然，也飘落了悄然而无声的雨丝……但这宁静的春夜却渗透了一种令人生疑的气氛。

今天下午，沈向群在家里为那份写了多年的手稿——《关于足迹的辨认》添上了最后一个句号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妻子秀芳匆匆忙忙地赶回家来，喜孜孜地告诉他：“老沈，你的好消息！”

“好消息？”沈向群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，重复了一句。他望了望桌上那份手稿，随即又感慨地摇摇头：有用的东西不一定能派上用场，特别是目前。

“别摇头，真的！”妻子在旁边椅子上坐下了，用那双深情的大眼睛望着他，兴奋地说：“今天下午听报告的时候，我碰见陈鹤仁了。他叫你明天到局里去找他，谈谈重新工作的问题。高兴吗？因为碰到我，他晚上就不来找你了。”

沈向群明白妻子提早回家的原因了。他低下头，看见靠椅子腿放着一网兜春天里难得看见的新鲜蔬菜。啊，连菜都准备好了。

可女儿薇薇却对这个消息撇了撇嘴：“肯定是鬼花招儿。”她趁着母亲兴高采烈地走进厨房的时候，小声地嘀咕着。

沈向群又把目光集中到那份手稿上了，身旁发生的事对于他来说是习以为常的。薇薇就是这么个人，目光敏锐，性格倔强。而秀芳呢，却喜欢用奶汁浇灌大树。要是女儿的话让她听见，她又会对着比她高半个头的孩子劝导半天的。

“爸爸，”薇薇俏皮地用一只手按住那份稿子，遮住了他的视线。沈向群无可奈何地抬起头，“爸爸，您看呀——”这时他才注意到女儿的手上举着一张折叠成四方形的纸。

沈向群接过来，小心地摊开——

为什么不让我们悼念总理？为什么要追查送花圈的人？面对气势汹汹的雪压冬云，我代表人民回答：
冬天到了，春天就不远了！

总理血洒神州，我等后辈何求！

高唱国际悲歌，擒妖甘献我头！

“薇薇，哪儿来的？”他指着纸条问。

“前天早晨有人在厂门口附近的墙上用粉笔写的。这次送花圈我们五二一厂送得最多，查得也最紧。哦，对了，别让妈妈看见，要不然，她又得骂我是闯祸精了。嘻嘻。”女儿对着厨房作了个鬼脸，然后小心地把那张纸条叠好，装到自己的小钱包里……。

远处响起了火车的汽笛，夜已经深了。这大概是一趟晚点的火车。人们常说：生活的轨道……但生活的道路却不象钢轨那样笔直。

沈向群躺在床上继续思索着。

不错，秀芳带回来的是事实。“也许他们要用你的一技之长吧？……”这是妻子的分析。

而薇薇的举动却仿佛是一种暗示：在这种时间……哼，不可能！报纸上天天都在喊“老干部——民主派——走资派——必然规律”！同样是浊浪扑来，别人都是逆水行舟，为什么你却走得这样轻巧？

重新工作！这对一个被剥夺了多年工作权利的老战士来说，诱惑力太大了。难道是那封信起了作用？沈向群在黑暗中苦笑了一下，那是在嘲笑自己的痴心。忽然，他又觉得胸口憋闷，喉头发痒。怎么，老病又要犯了？他用牙齿咬住被角，强忍着不让咳出声来。这招儿成功了；没有剧烈的咳嗽，只是呻吟了两下。慢慢地，他迷迷糊糊地睡

着了。梦里，他见自己拿着那迭厚厚的手稿，正给一群年青的公安战士讲解着关于足迹的种种知识……工作的欲望啊，是那么强烈！

二 交 锋

（这是斗争的一个片断……）

暂且称这是幻觉吧——

“向群，你太需要工作了。”秀芳的眼里充满着热烈的、期待的光芒，不知多少遍地重复着这句话。

“爸爸！”薇薇手里拿着那张纸条，面孔涨得通红：“作者有什么罪，有什么罪？！”

——不，这不是幻觉，这是沈向群此时内心交织的画幅。

这是在公安局技术侦察处的办公室里。沈向群的脸部犹如冰冷的青铜像，此时此刻，他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：不向陈鹤仁说出自己的判断。于是，他说道：“唉，老了，认不出了！”他把那张一比一的大照片递还给陈鹤仁。照片上一无人物，二无风景，只有一只模模糊糊的脚印。

技术侦察处处长陈鹤仁的脸上立即堆满了阴云。他怎么也不理解为什么会得到一个否定的答复，这太出乎他的意料了！

渴望工作的人拒绝了工作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

当沈向群早上来到公安局技术侦察处，接过那幅大照片的时候，他就熟练地抓起桌上的放大镜看了看，又以手

代尺量了量。思路清楚了：这是个二十七八岁的年轻人，他身高一米七五，体重一百三十六斤左右……甚至还可以推断出这个人在写字，并且用的是左手。在长期的斗争实践中创造的这种独特的辨认足迹的方法，迅速而又可靠。但沈向群还是向陈鹤仁要来了有关的卷宗，他就是这么一个人，不把全部情况了解清楚，是不会说出自己的判断的。

当他打开卷宗的时候，他愣住了。一行熟悉的、灼热人心的字跳入眼帘：

冬天到了，春天就不远了！……

薇薇拿着的那张纸条仿佛又浮在眼前。啊，原来刚才的脚印是作者留下的。难道凭这个就能定罪吗？难道热爱周总理是犯法吗？他思索了很久，内心里剧烈地展开了斗争。最后，他终于用委婉的言辞，表明了拒绝的态度。

“老沈，我真不理解。五二一厂的这个案件事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局，连首长都知道了，多好的机会啊。我为什么要找你来？这个心情你应当了解——”陈鹤仁劝导着，声音柔和而又恳切。

沈向群淡漠地抽着烟，一言不发。他根本就不愿费那些口舌，去解释自己不愿承担任务的动机。他对陈鹤仁太了解了。

“唉，”陈鹤仁叹了一口气，他明白刚才射出的箭落空了。他久久地摸着自己圆润的下巴，仿佛能从那里抽出智慧的丝线似的。忽然，一丝阴险的笑纹，飞快地掠过了他的嘴角。

他往前凑了凑，伸出粗壮的脖子：“老沈，灯不拨不明，话不点不透，我看有些事得让你知道一下。”他象警觉的兔子一样，竖起耳朵听了听外面，没有声音，接着说下去，“就在刚才，你还没有到的时候，我们开了一个会。会上有人开炮，并且拿出了一封信。”

“信？”沈向群觉得血在急速上涨，两边的太阳穴突突地跳着。

“有人拿出这封信证明，你参与了右倾翻案活动。”

“是写给上级党委的那封信吗？”沈向群气得嘴唇直抖。

“嗯，这是当然的罗。但是，经过我的解释，局长还是准许你回局了。所以，我想，处于这种情况，你可不能太钻牛角尖儿，老沈。”

啊，胸口憋闷得厉害，沈向群脸色发白。他剧烈地呛咳了一阵，好不容易才缓过气来。

陈鹤仁暗中咕咕地笑着。“老沈，如果你出来工作有困难，能否把那份稿子借用一下，听说这几年你一直没停笔。放心，我会用。嗯，这是当然的罗。记得过去的稿子里有一张简明对照表，效果就很好。我只借用一天。”

沈向群知道他是从秀芳嘴里知道的，也没有否认，只是斜了他一眼，便颤抖着手，按灭了烟头：“陈处长，写信反映情况是我们的权利！”他抓起扶手上的帽子，慢慢地撑起身体：“权利！你懂吗？对不起，告辞了！”

“哎，老沈！”陈鹤仁满以为一番恫吓就会使对方屈服，没想到，世界上还是硬汉子多哟！

“你怎么这样？血气太旺啊，太旺……”他搓着两

只胖乎乎的手，感慨万分。他的性格是心里恨得长牙，表面上仍然是温良敦厚。“也好，既然你要走，就先回去吧。嗯，这是当然的罗，要考虑考虑嘛。就这样吧，晚上我给你去个电话。”

哈哈，让一个搞右倾翻案的人去反击右倾翻案风！妙极了。亏这帮家伙想得出！滚，瞎了眼的东西！沈向群在心里怒吼一声，带着讥嘲的讪笑，走出了办公室。

三 沉 思

（不了解过去，也就无法理解今天……）

沈向群踏着纪念碑的台阶，拾级而上。现在，他双手扶着汉白玉的栏杆，任凭浩荡的春风，拂动着自己的风衣，吹涨那翻卷的心潮……。

参加革命几十年了，他经过多少血与火的搏斗，见惯了多少生与死的场面，可象今天那种能让他心头流血的情景，却从来没有遇见过。想起来太令人气愤了——

年轻人因为热爱周总理而要遭追捕；

老干部因为要求落实政策而被诬陷。

两者的处境是多么相似啊！可有的人却还不满足，在社会上，他们利用年轻人的幼稚，鼓动“造老家伙的反”；在刚才，他们又想利用老一辈人的技术，来扼住年轻人的喉咙。这些阴谋者的心是多么狠毒啊！

沈向群仰头长叹“唉——”，他望着灰蒙蒙的天空，眼角里泪水在滚动。

一年一度，花开花落。“今年的春天啊，今年的……”他绕着纪念碑缓缓踱步，喃喃自语。而去年的春天呢？去年的春天仿佛又浮现在眼前：

一天，沈向群正伏案整理手稿，突然响起急促的敲门声。还没等主人起身答话，门就被不客气地推开了。身材魁梧的“走资派”杨河一下子冲到面前。沈向群刚摘下花镜，还没把钢笔放好，一双铁钳似的手就紧紧地攥住了他的胳膊。“我们应该要求工作！老沈。你，我，我们，还有——它！”杨河感情冲动地说着，用哆嗦的手指了指桌上那迭作者正在整理的手稿《关于足迹的辨认》。

“你怎么了？说清楚点儿。”沈向群朝满头大汗的杨河递过一条干毛巾，让他坐下来，慢慢说。

原来，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——那一年，在副局长杨河的带领下，公安局的老干部们联合署名贴出了一份大字报，标题是《尊重事实，肯定成绩》，内容是对“彻底砸烂公检法”的口号，提出了一些不同的看法。

几天以后，浊浪滚滚……绝大部分人都象顽强的纤夫一样，牵着真理的船，逆流而上。只有陈鹤仁一头扎进某些人的怀抱，出卖了灵魂。他溜进技术处里翻箱倒柜，把许多有关足迹方面的珍贵资料和沈向群费尽心血写的《关于足迹的辨认》的初稿，当做黑材料上交了。

火，喷吐着毒焰，吞噬了一切……

在青烟中，陈鹤仁从副处长攀上了处长的宝座。

而副局长杨河却被开除党籍，技术侦察处处长沈向群被迫离职休养，更多的人是被调离工作，逐出公安系统。

但是，革命者的战斗欲望是压抑不住的！就在初稿被烧的两个月后，沈向群又重新开始写那份手稿。而杨河呢，则每天到附近的五二一厂帮助倒垃圾、卸煤。

就在这天下午，一个满脸皱纹的老人来到了五二一厂。他是前来视察国防科委所属企业的一位首长。

杨河一眼就认出这位刚出来工作不久的老干部，是过去他在野战军时的参谋长——章平。杨河和沈向群都认得他。

杨河以军人的姿势，站在老首长面前。

“你为什么在这里？嗯？”老人说着，伸出瘦骨嶙峋的手，替他摘去沾在头发上的一根草棍。

亲人，我们的老前辈呀……杨河无言地低下头，痛苦地注视着自己有力的大手，手掌上沾满了煤末子……啊，这些年的斗争、生活……饱含着酸涩的泪珠扑簌而落，代替了回答。

“唉——”老人叹息地摇摇头，一切都明白了。“快回去吧，到你应该去的地方，要求工作去！记住，现在各行各业都开始整顿了！”老人还和他说了许多、许多的话，包括那年入春以来的种种情况。

杨河奔出厂门，抹净泪水，一口气跑到了沈向群的家。

他把整个情况一五一十地告诉了沈向群。于是，一封写给上级党委的信开始动笔了——

他们在信内谈到了过去写大字报前后的经过，要求重新审查那些不正确的结论，尽快给受迫害的干部平反，并且按照党的干部政策，安排适当的工作。

夜幕徐徐降下，天空变得昏暗起来，两位老干部久久沉默，并肩走着。他们刚从邮筒那边转回来。这封信将扯起醒目的风帆还是落进无底的深潭？沈向群在暗中琢磨着……。

一年过去了。现在，从阴暗的角落里传出了恶毒的诅咒声，要把充满生机的整顿绞杀，而他们的那封信已被某些人当作新的把柄抓到手里，扣上了“右倾翻案”的罪名！

可是……有什么错呢？那样的整顿。有什么错呢？这样的信件。象每一个关心着祖国前途、命运的人一样，沈向群曾不止一次地想过这些问题。当然，他不仅仅是从自己的本身考虑过这一切；他还认真地推敲过社会上的种种情况，他也反复地分析过去年各项工作初露转机局面。

没错！这就是全部的结论。

虽然，当时的他不可能了解斗争的全过程。但通过总理的逝世，群众的情绪，清明时节堆积如山的花圈……他已经清楚地感到：人民对某些人的倒行逆施，已经愤怒到了极点！

冬天到了，春天就不远了……。这句话又象号角一样在他心头回响起来。

沈向群注视着纪念碑底座上的浮雕。它在告诉人们：前途是光明的，道路是曲折的。坚持下去吧，就象当年的持久战一样……。

沈向群裹紧风衣，走下了纪念碑的台阶，踏上了回家的路。

四 选 择

(这是意料之外的，新的考验……)

开始，这只是一件小小的事情：晚上，杨沔的儿子杨晓光打着赤脚，敲响了沈向群家的门。

“唉，没办法，”这个高大的年轻人，扶了扶宽边眼镜，向大家解释着说：“路灯坏了，一脚踩到污水坑里去了。”他过去和薇薇在一个学校，比薇薇高两届。毕业后，两人又一起被分到五二一厂工作。现在，他们两人的关系，在这个家庭里已经十分明朗化了。

经过一阵忙乱之后，晓光趿着一双软塑拖鞋，羞红了脸，站在全家人的面前。由于号码小了，他的前脚趾和后脚跟可笑地翘在外边。

薇薇笑得前仰后合：“哈哈，好一个热爱国土的人；多好看呀，前露蒜瓣儿，后露鸭蛋儿。”姑娘指着小伙子的脚，百般奚落。

“傻孩子，扎坏脚没有？”秀芳心疼地问道。看来还是未来的丈母娘疼女婿。

大家都没有注意到沈向群。这位老足迹专家没有说话，正忧郁地坐在一旁。“右倾翻案……五二一厂……脚印……”难道这一切都是在自己身旁发生的吗？他把头偏向一边，他不想看见那双撇在椅子底下沾满泥水的新布鞋。可是，桌上那迭厚厚的手稿《关于足迹的辨认》，又从另一侧映入眼帘。“应该尊重事实！”手稿仿佛在固执地说着。那

张一比一的大照片，蓦然出现了，上面那只模模糊糊的脚印越变越清晰……

“不，不会是——晓光！”

这是他在心里说的话，可不知为什么，他却把破折号后面的名字念出声来了。

年轻人敏捷地掉过头来，面对着他。

箭在弦上，不得不发了。

“站起来，面向窗户。”沈向群下完这个命令，全家人都惊愕不止。

“向前走三步。”

“……”

“走啊！”

晓光迟疑了一会儿，似乎明白了，他象牙疼似地深吸了一口气，迈开了步。

“一步，身高一米七五……两步，体重一百三十六……三步，没错，核实无误。而且，他会‘左右开弓’的。”沈向群一边看一边在心里判断着，他又想起墙上挂着的那幅迎春图，左侧的“迎春”两字，就是晓光用左手题的。

多艰难的三步啊，沈向群数完之后，额上渗出了豆大的汗珠。他怎么也没想到，那种独特的辨认足迹的技术，居然会在家里应用上了。

年轻人转过身，低下了头。

“爸爸，你怎么啦？”女儿似乎预感到不祥，声音发抖了。

“向群，开什么玩笑？”妻子还摸不到头脑。

“告诉我，前天早晨你干什么了？说实话。”沈向群的声音极其微弱，几乎连自己都听不清。

但这对年轻人来说，却犹如突发的霹雳。晓光摇晃了两下，但他马上镇定下来，“我……”他没有说下去。

“不要瞒我，晓光。上午到局里，他们让我认脚印。没错，是你的，我刚核对完。”

“啊——”女儿突然惊叫一声。她从口袋里掏出那张传抄品，扑到晓光面前，“是你写的？真的？你说呀！”薇薇使劲地摇着他的胳膊。

杨晓光没有回答，象石雕一样地站着。事情很清楚了。

“怎么？”秀芳从女儿手里拿过那张纸条看了看，仿佛一下子醒悟过来了。她脸色苍白，一下子坐到沙发里，手，无力地松开了……。她的脑子里只转着几个简单的、不连贯的词：逮捕？入狱？判刑……。

空气仿佛冻住了。

晓光轻轻推开薇薇，小心地拾起掉落在地上的那张纸条。薇薇工整、清秀的笔迹映入他的眼帘：

冬天到了，春天就不远了。

“有什么错呢？！”他自言自语地问道。象是问自己，又象是责问别人。

在这刹那间，沈向群的心头一热，他真想扑过去，把孩子们紧紧地搂在怀里。“做得对，做得对啊，孩子们！”可是，他克制着没有这样做。让年轻人去独立判断吧！放他们到辽阔的地方去生活、斗争吧！他们也要经过这一段

严峻的历程啊……。

突然，书桌上的电话铃响了起来。这部草绿色的电话是七一年以后重新安上的，原意是为了让人们看看：公安局已经落实了干部政策，电话都安上了。其实呢，薇薇把这部电话叫“安慰”牌的。今天，它可并不愿意起安慰的作用。秀芳顺手拿起电话，刚听两句，便用手捂住话筒，惊慌地说：“陈鹤仁来的，怎么办？他问上午的脚印认出来没有？一定要你回话！”

全家人的心都揪起来了。

沈向群接过了电话，耳边立刻响起陈鹤仁低沉、柔和的嗓音。

还是那两层意思：能认出五二一厂门前留下的脚印吗？认不出？好，借那份手稿用用！

沈向群保持着沉默。

陈鹤仁终于变得不耐烦了：“老沈，我把这层窗户纸给你捅破了吧！只要事情开了头儿，咱们就能通过脚印，顺藤摸瓜，抓住五二一厂这个整顿的黑典型，挖后台，查风源，把搞翻案的人全抓住。”

哦，原来是这样！

“老沈，这件事你应该用党籍保证！你……”陈鹤仁的嗓音一下子变得严厉起来。

沈向群暴怒地挂断了电话，他觉得有一只手在撕着自己的心，他望着墙上周总理的遗像，一字一顿地说：“是的，是要保证。要用党性，党性——”他猛然抓起桌上那迭手稿……忽然，一阵剧烈的咳嗽，接着一口腥粘的痰